

世界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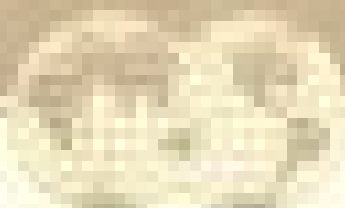


識丛书

泰晤士河

潘非著





泰晤士河



· 世界知識丛书 ·

泰 晤 士 河

潘 非 著

米 谷 插 画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3年·北京

· 世界知識叢書 ·

泰晤士河

潘 非 著

米 谷 插 画

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

(北京后圓恩寺3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证出字第10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定价 0.38 元

1963年11月第一版 1963年1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張 $3\frac{5}{8}$ · 插頁1 · 字數 76,000

統一書號 12003 · 37

目 录

泰晤士河·····	1
西倫敦·····	6
英帝国的神經中樞·····	11
“神秘中心”·····	16
“欧洲最好的俱乐部”·····	21
在史坦伯尼区·····	27
密德兰一周·····	31
兰开夏的“棉城”·····	47
船和人·····	53
在地上和地下·····	62
伊登公学·····	71
一个工入之家·····	75
当一个工入失业的时候·····	79
只因为她們是女人·····	84
倫敦的“地下世界”·····	89
“祝您幸运”·····	94
人狗之間·····	99
圣诞节散記·····	104
在馬克思生活过的地方·····	108
后記·····	112

泰晤士河

“水波蕩漾輕霧，
天鵝逐浪沉浮……”

英国多少个詩人墨客，曾經用种种精心錘煉的字句，來謳歌泰晤士河的綺麗風光。河水從倫敦西部流入市區，浩浩蕩蕩，穿過市中心，向東奪海而去。一二百年以前，這滾滾波濤，簡直就像是印度洋、波斯灣湧到英國來的黃金一樣——它曾經勾起過多少人的美麗的梦想呵！然而時過境遷，現在，泰晤士河已經變成一條既少詩意、又乏財源的油流了。

在泰晤士河的兩岸，到處記載下英帝國盛衰的歷史。如果從河的入海處溯流而上，那末，這部歷史的第一章，便是格林威治。

古樹蒼郁的小山崗，山巔上古老的天文台，山麓河濱的小市鎮，這便是格林威治的全部景色。當你站在山巔的時候，你的腳下，正好是地球經綫的“零度”；所有地圖上畫的計算方位的直綫，都以這兒為起點。格林威治又被稱為“世界時間的中心”。世界上許多國家，都根據格林威治天文台的計時儀器來校準時間。看來不是巧合：離小山崗不遠，緊靠着泰晤士河的南岸，就是英國“皇家海軍學校”。當英國被稱為“海上霸王”的時候，從這兒訓練出來的海軍軍官，指揮着炮艦，橫行在世界的各個海洋上，海上的掠奪者就變成了“太陽不落”的不列顛帝國。“零度”和“中心”，只不過是炮

舰政策的副产品罢了。不过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再也不是幽静肃穆的格林威治，而是铜臭熏天的华尔街了。现在，游客前来格林威治，无非是带着观赏博物馆的心情，看看天文台里的一大堆古老仪器。

从格林威治西去，遇到的泰晤士河上的第一座桥梁，是著名的塔桥。从桥墩上耸立起来的两座高塔，给予人们一种雄伟的感觉。塔桥被称为伦敦的“正门”，因为在狄更斯时代，这儿已是伦敦东端的边缘了。现在，绵延不断的建筑物，向前伸展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早已使得格林威治同伦敦市区联结在一起了。

船坞、仓库、码头，占据了从格林威治到塔桥这一段十来里地长的沿河两岸的全部空间。泰晤士河的宽阔水道，提供了一条进出大洋的捷径，使伦敦成为理想的港口。英国人常说，没有泰晤士河，就没有伦敦。飘泊在世界各地的英国水手，直到现在，还把泰晤士河称为“泰晤士老爹”。河水哺育了英国的资产阶级，也为伦敦工人开辟了一条谋生之道。伦敦港每年吞吐五千多万吨货物，它们是来自非洲的糖和咖啡，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的肉类，来自中东的石油和水果，来自北欧的乳制品和鸡蛋，来自马来亚的橡胶和锡……。从这儿输送出去的，除了汽车、发电机、冰箱、“老头牌”刮鬃刀片以外，还有杀人的武器。

河两岸紧紧排列成行的成千架起重机，像竖放着的火柴盒子一样、被煤烟染得乌黑的一幢幢高大而形式单调的仓库，偶而闪过人们眼帘的一些码头和建筑物的名称：“西印度”、“自由贸易”——所有这一切，使人可以想像得到昔日的繁荣。一百多年以前，恩格斯描绘过泰晤士河这一段的景象。他写道：“从海面向伦敦桥溯流而上时看到的泰晤士

河景色，是再动人不过的了。在两边，特别是在乌里治以上的这许多房屋、造船厂，沿着两岸停泊的无数船只，这些船只愈来愈密集，最后只在河当中留下一条狭窄的空间，成百的轮船就在这条狭窄的空间中不断地来来去去——这一切是这样雄伟，这样壮丽，以至于使人沉醉在里面，使人还在踏上英国的土地以前就不能不对英国的伟大感到惊奇。”^①现在，伦敦港毕竟是式微了。静止的起重机像严冬枯槁的树杆。偶尔驶过一艘汽船，搅动着污浊得呈墨绿色的河水，然后在水面上撒下一片片由汽油变成的五颜六色的薄膜。一种运货用的庞大的舢板，朝天空着肚子，成群地停泊在岸边。河北岸聚居着码头工人的史坦伯尼区，居民由战前的二十万减少到现在的九万。

在河北岸的船坞附近，有一条“角街”。这是东伦敦常见的一种小街道：坎坷不平的马路，柏油已经剥落了，露出一块块由碎石筑成的路基；一层楼的店铺里摆着褪了色的估衣；小饭馆的门口冒出一团团水蒸汽，夹杂着刺鼻的鱼腥味；路边一大块长满野草的空地，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轰炸后遗留下来的残迹……。在这条街上，有座新建的建筑物，有点儿像欧洲乡村中常见的火车站。这是伦敦港务局的一个办事处。每天清晨七点四十五分，中午十二点四十五分，成千的码头工人来这儿“报到”。有工作，就去搬货；没有工作，他们便成群结队地守候在一些小咖啡店的门口，等待着雇主，指望找一些临时工作。在这儿，劳动力是按等级出卖的。价格最低廉的，是受伤残废和年老工人。港务局对他们有个官定的职业术语：“第三级人”。

^①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8页。

自塔桥往西，再經過三座桥梁，泰晤士河的景色驟然一变。代替东倫敦两岸那种单調的色調的，是瑰丽而又纖巧的議會大厦，是远远露出来的渾厚庄重的圣保罗大教堂的圓頂，是战后新建的富丽堂皇的“皇家音乐厅”。高楼大厦一幢接着一幢。相距不远的几座大桥——滑铁卢桥、威斯敏斯特桥、莱勃士桥——上面，汽車風馳电掣地穿梭而过。这就是西倫敦，就是西倫敦的心臟“威斯敏斯特区”。

沿着河的北岸，东自《泰晤士报》社附近，西到議會大厦，是“維多利亞”河濱馬路。寬闊的人行道，整洁的石柱，路旁如茵的草坪，隱沒在綠树丛中的色彩鮮艳的咖啡棚，馬路靠近鬧市而又并不显得喧吵——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适宜于沉默孤高的西倫敦人散步和休憩的場所。他們或者凭栏观望那些随波逐流的海鷗；或者坐在路边綠色的长椅上，用面包屑喂着遍地成群的鴿子；或者欣賞一番街头艺术家在人行道上画下的粉笔画，施舍几个便士。到了晚間，四百个雕有海豚的灯柱上灯火齐明，倒映在水波上的灯火时碎时聚。这一切，显得多么悠閑，多么超逸。无情地破坏这种心曠神怡的意境的，是上一世紀留下来的一些紀念物。聳立在河岸上的古埃及的“克立渥派脫勒”石碑，是1878年从埃及掠夺来的。石碑两旁，还有一对模仿金字塔边的“斯芬克斯”的人面獅身雕像。当1955年英国在埃及領土上降下了最后一面国旗，1956年又在苏伊士运河流域吃了敗仗之后，这块石碑再也不能象征英帝国的显赫業績了。河濱馬路上还有奥脫拉姆將軍的雕像，他鎮压过印度人民的武装起义；有无名的駱駝兵雕像，这是紀念侵略非洲和中东死去的英国士兵的……。然而，帝国的霸权已經衰落，这些雕像只好供少数的紳士怀着无限伤感的心情去凭吊了。

埃及民間傳說：斯芬克斯和天地同壽，它目睹開天辟地以來的一切變化。果真如此，那麼泰晤士河邊上的小斯芬克斯，也會對近百年來沿河兩岸的世事變幻，一目了然。它看到過皇家軍隊一批又一批地從印度、緬甸、蘇伊士、加納……撤退回來；也聽到過丘吉爾如何憤憤不平地在議會中訴說羅斯福逼他拍賣英國。它看到過1918年倫敦碼頭工人工人為拒絕裝運武器去屠殺蘇維埃俄羅斯人民而舉行的大罷工；也聽見過近幾年來一批又一批的示威遊行隊伍中發出的吼聲。

泰晤士河的流水，朝朝夕夕地拍打着河岸。乍看起來，好像一切都沒有變化：今天恰如昨天，今年仍似去年。但積年累月，流水早已悄悄地送走了不列顛帝國的美妙青春和黃金時代。

西 倫 敦

除了夏季外，倫敦，是難得有晴朗的 weather 的。早晨，當陰霾的天空從深褐色變成淡灰色的時候，人們意識到：黑夜已經過去，白天到來了。籠罩着大地的霧氣漸漸消散，露出了濕漉漉的街道。城市開始蘇醒過來：火車站和公共汽車站上，出現了長長的行列；地下火車站的出入口，吞吐着人的洪流，由汽車馬達聲組成的城市噪音，迅速地占領了整個空間。各種交通工具，把成千上萬的人輸送到市中心來。於是，無數幢大廈里的電梯急速地升降着，大大小小的房間里響起了打字機的响声——一天的生活開始了。

特殊的气候和人的拥挤，这是倫敦給予人們的第一个印象。天气是这样古怪：眼看万里无云，轉瞬間却淅瀝瀝地下起雨來。难怪倫敦人出門总是帶着把雨傘，朋友一見面也总是从天气談起：“今天天气真好！”“天又阴起来了！”“看样子又要下雨了！”夏天，酷日当空，阳光晒在身上不觉得热；冬天，一場积雪剛剛化尽，海德公园里的草地，仍旧是一片濃綠，鮮艳得像才出水的荷叶。

倫敦的居民，現有八百多万，占英国全国人口的六分之一。人口的过度集中，使这个城市显得畸形的龐大。市区的面积是一百十七平方英里，在这块土地上布滿了密如蛛网的街道。街道的两旁，不論是高楼大厦或者阴暗的地下室，到处是人和人。市内铁道(地上的和地下的)的总长度，是二百五十三英里。在这些綫路上，分布着二百七十七个

火車站。除了火車和電車外，倫敦還有八千多輛公共汽車、一萬輛出租汽車和幾十萬輛私人小汽車。早上九時和晚上五時，是馬路上車輛最擁擠的時刻；在十字路口的交通指示燈的紅色燈光前面，大大小小的車輛首尾相接地排成長龍。市中心的卡林·克勞斯車站，每天吞吐九十萬人。倫敦每天消費的自來水，有三億三千萬加侖。

倫敦劃分成二十八個行政區。事實上，這個龐大無比的城市，只有兩個區：“窮人區”和“富人區”。

泰晤士河把倫敦于腰切成南北兩部。在河的北岸、全市的中央，是著名的倫敦“城”。“城”，變成了分水嶺。在它以東，是東倫敦；在它以西，沿着泰晤士河北岸延伸，這個不太大的地區是西倫敦。西倫敦是倫敦的精華，有錢人的天堂，倫敦的其他地區，都是為它服務的。

牛津街和瑞琴街，這兩條聯接着的街道，組成了西倫敦商業區的中心。在那兒，有最大的百貨商店、服裝店、首飾店，以及出售各種高級消費品的商店。商店的櫥窗都經過精心設計和巧妙布置。一踏進牛津街上的巴特林公司的大門，就可以看到整天在放映的白晝電影。色彩鮮艷的畫面和富有故事性的情節，經常吸引着一批免費觀眾。人們只是在看上十分鐘以後才恍然大悟：原來它是這個旅行社的廣告。在服裝店的櫥窗里，擺滿了各種姿態的“模特兒”。金殼手表、鑽石戒指、尼龍絲襪、冰箱、吸塵器……，凡是上流社會所需要的，都可以在這兩條街道上的商店櫥窗里找到。觀賞陳列在玻璃窗里的這些擺設，已經成為倫敦小市民的一種享受。

在西倫敦的商業區里，廣告是多種多樣的。在牛津街的人行道上，常常來回徘徊着一個老頭兒，他在胸前背後各

背一块木板，上面写着血紅的大字：“大賤賣”。在百貨公司的玻璃櫥窗里，有时还会看到一个年輕姑娘，在摆弄着一把雨傘；撐开，折起；撐开，折起。她的机械的动作，呆板的眼神，人們也許会把她当作装有发条的蜡人呢！

辟克特里圓形廣場并不寬广，但它是西倫敦的交通樞紐。廣場的北端是西倫敦的主要商业区。它的南端集中了倫敦第一流的电影院。伸向西南的一条馬路，通到特拉法加廣場、白厅、議會、唐宁街、白金汉宮。人們給这个廣場起了个别名：“宇宙中心”。我不知道这是出于盎格魯—撒克逊民族的幽默感，还是出于英帝国的虛妄的自傲。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这“宇宙中心”，盘踞要津的是美口飲料“可口可乐”的一大块霓虹灯广告；而在这“中心”附近的一些小胡同里，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的时候，臉色蒼白、擦着廉价口紅的女人，一个个像幽灵一样地出現了，把她們的青春当作商品拍卖。

在西倫敦，有“薩伏伊”等等最豪华的旅館。大旅館的門口都站着穿着特制的制服的侍者。五顏六色的衣服上，鑲着金光閃閃的花边。每当小轎車到来，車子还没有停穩，他們就敏捷地跨上几步，来一个三十度的鞠躬，順手把車門打开。出入这些場所的，都是戴着圓頂灰边礼帽、气势傲然的紳士。在这些旅館里住上一宵的花費，抵得上东倫敦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半个月的开支。

倫敦著名的公园，大多在西倫敦地区。瑞琴公园占地二千八百多亩，园內的薔薇和玫瑰是負有盛名的。一到七七月間，花开滿园，色彩鮮艳极了。圣詹姆士公园的湖里养着各种禽鳥。把面包投进水里引逗它們前來啄食，成为游客的一种乐趣。海德公园的面积有二千一百多亩。清晨常



西倫敦的“宇宙中心”

有一些穿着黃呢馬褲的人，騎着棕色的高頭大馬，在一條特胖的跑馬道上馳騁。這種人的社會地位是一望便知的。因為在倫敦，有一輛高級的小轎車，並不算希罕；如果喂着一匹馬，那麼，他的財產一定是相當可觀的了。

在海德公園的東北角，即靠近大理石拱門附近，每到星期日下午，就有各種各樣的人在這裡發表講演。過去，講演的人站在肥皂箱上；現在，大多數人都特製一只小小的講台，輕便得可以隨身背起。在這裡演講的，有保守黨人、和平主義者、法西斯分子、救世軍、傳教士、禁酒主義者、星相家、賽馬迷、男權論者、“愛畜協會”的會員——真是三教九流，五花八門。逛公園的人，听听形形色色的議論，作為假日的一種特殊消遣。

平坦的馬路（它們是用木塊鋪成後再澆上柏油的）、常綠的公園、貨品齊全的商店、豪華富麗的劇院，組織得十分完善的社會服務事業……這一切，再加上你如果是英國人所說的“中產階級”，那末住在西倫敦是最舒服不過了。這樣的人，或者有一所房產，每月可淨拿三、四百鎊；或者在保險箱里鎖着幾疊馬來亞或非洲公司的股票，可以按期領取利息；或者有一筆數目可觀的銀行存款。早上醒來，一按電鈴，女僕把早茶送到床邊，喝罷以後，揉揉肚子起來，然後把一天的時間消磨在高爾夫球場、俱樂部或夜總會里。夏天，渡過英倫海峽，到法國或意大利住上一、兩個月。如果是百萬富翁，當然又得按他自己的方式安排生活了。

瑰偉的皇宮、華麗的商店、高速度的地下火車、熙熙攘攘的人群、紅色的公共汽車上漆滿了眩目的廣告……所有這些，組成了西倫敦特有的色彩和旋律。西倫敦，真是富人的樂園，英帝國權威的化身。

英帝国的神經中樞

——記威斯敏斯特区

威斯敏斯特，只不过是倫敦市二十八个区里面的一个。它的南面和东面是泰晤士河；河在这里拐成直角，把它同另一岸的連綿不断的貧民窟隔开。在它的东北面不远，就是“倫敦城”——英国金融資本的大本营。它的西北，一直延伸到海德公园附近，那里过去是英国皇室的猎場，现今是英国“民主”的橱窗。在这面积只不过四平方英里的地区内，有着成百座高楼大厦，有終年常綠的公园和平整开闊的广场，有古色古香的教堂，有規模宏大的博物館……。

但是，威斯敏斯特的特色不仅是这些。白金汉宮、首相官邸、議會、政府的各个部，全都集中在这里。它是倫敦的“首府”，是英格兰、联合王国和大英帝国的神經中樞。英国的軍部，从这儿发出命令，指揮着駐在肯尼亚的陸軍和新加坡的舰队……。进攻埃及、进兵約旦的决定，都是在唐宁街十号的首相官邸作出的。除了假期以外，議會日日夜夜地进行着火热的辯論，从探討狗的智力問題，一直到权衡英国参加共同市場的得失。

在这个区内，議會大厦是个突出的建筑物。它紧靠泰晤士河的北岸，肃穆而又瑰丽，人們把它称为“威斯敏斯特宮”。当議會开会的时候，如果是白天，大厦南端的維多利亞塔上便升起一面英国国旗；如果是晚上，那末大厦北端的钟楼上，便放出明亮的灯光。

有一本介紹登龍術的小冊子（這在英國是最流行的書籍之一）寫道：“你願意當議員嗎？根本沒有什麼理由你為甚麼不能成為議員。你滿了二十一歲，又不是神經病患者——這就足夠了，再不需要別的条件了。你，青年人或者老年人，男的或者女的，受過教育的或者不學無術的，都可以成為議員，只要你在適當的時機採取適當的步驟，在適當的場合講適當的話。”

當然，事情並不這樣簡單。英國全國分為六百多個選區，每區選出一個下院議員。其中四百多個選區被稱為“安全區”，這就是說，它們分別控制在保守黨或工黨的手裡，候選人十拿九穩地可以當選。另外二百多個區叫做“邊緣區”，在這些地區內，保守黨和工黨勢均力敵，常常因幾千票甚或幾百票之差，就會改變形勢，勝負易局，所以在競選時爭得最激烈。兩黨首腦和有地位的議員，他們的選區都分配在“安全區”。黨魁把初出茅廬的新手，安排在“邊緣區”里，讓他們披荊斬棘，浴血苦鬥；讓他們在選區內挨戶拜訪，唇焦舌敝地懇請選民給他們以“服務的機會”。

下院的辯論，有時是很激烈的。但是，提案大都是政府部門的文職官員事先準備好的。政府的各個部和唐寧街首相官邸，是真正的決策機關。

從議會大廈往北，是一條著名的大街——白廳。街道兩邊都是高大和古老的建築物。西側是殖民事務部、外交部、內務部、海軍部；東側是對外貿易部、國防部、警察總署。在這些部里供職的一小批所謂高級文官，他們平時也許並不拋頭露面，但在英國的政治生活中卻扮演著重要角色。英國的內閣不時更迭，保守黨和工黨輪流執政，但是這些高級文官卻從來不受牽扯和變動。他們保證了政府政策的連續